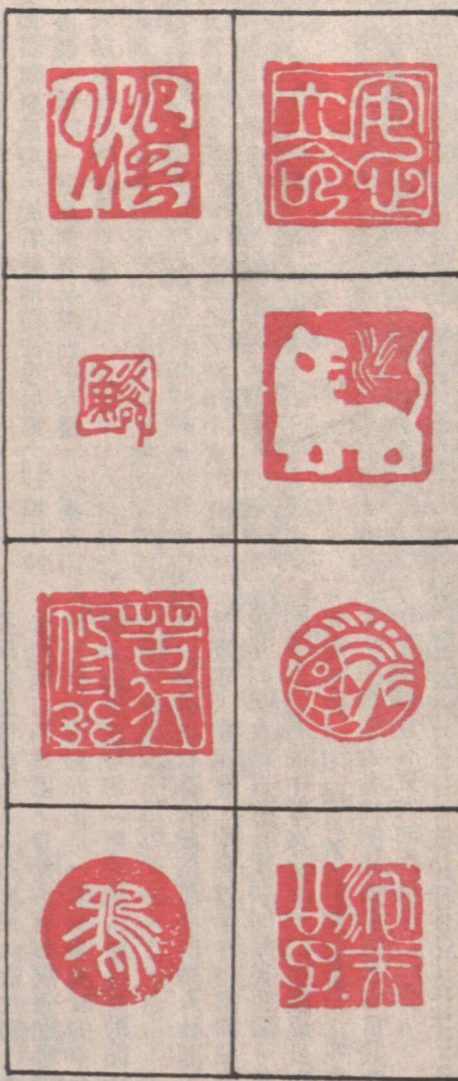


江錦麟近刻小品



1. JENNIFER MILTON  
2. 錦  
3. 苦行修行  
4. 鴉

甲. 安心立命  
乙. 江麒麟  
丙. 江魚  
丁. 池末公子

池末公子

盧因

江錦麟刻過幾十年，聽他說過開來喜歡讀書，馬爾克斯的諾貝爾獎小說《百年孤獨》放進口袋，過不了幾天讀完，却不知他最近無聊自適，夜讀之餘，還搞印章篆刻。我們雖然居住同一城市，但經年不晤，彼此信奉在相約的至高準則，是以春盡夏去，不傳音問而秋涼冬雪，一旦見面了往往沒有冷場。

去年九月，我轉到聯合出版公司工作，舊雨新知聞訊，紛紛換上門來，一時多路英雄雲集，彷彿當年金田出道的洪秀全。特別是幾位從美國登機北遊的，大家三年未見，但覺見絲絲頂，自稱來日無多。第二天，江錦麟和他的老友史提夫出現，捧著厚厚兩冊的《金石大字典》，正要結賬離去，驀然回首，怎想不到我竟會在書店裏，當起打雜的。他的頭顱似乎比以前長了，溫文爾雅未褪。跟他重提《百年孤獨》，彷彿隔過歷史的長河。金石自有魅力，他應幻寫變了稍微落伍的文學名義。當代開口結構主義，埋口後現代派建築。廿一世紀新派仍未展開，新興流派襲人而來。台灣作家有理由創作後設小說的，只怕給外埠多點冷嘲熱諷的資料。介紹新思潮新學說，必須先問問自己配不配，然後才問是否介紹得宜。

江錦麟既以讀書為樂，我反而盼望他提筆撰文。他卻笑着表示，刻刻石頭木片是可以的，操筆為文萬萬不可。做人處世貴乎自知，大半天寫不出幾行字，筆什麼呢？這叫知知知彼，百戰百勝啊。談話間，他忘記了身旁的史提夫，盡管介紹但倉卒帶過，不善交際應酬是我初識他那年的個性，十幾年不變。我常想這麼想，生活圈子會壓得人喘不過氣，他比我幸運多了。我有時會替子女的前途擔心，他永遠缺乏這類經驗，就像他刻下的那一江河水的那樣。

江錦麟刻過幾十年的新刻小品，我還是初次看到，充滿創意不在話下，值得高興的是刀下線條，比古雅的家體更抽象，簡直是一幅縮印了為抽象畫。我於刻事一竊不通，僅憑直覺鑑定其美價值。一章 Penetration，留下鮮明印象。似草草草，亦亦亦，再加幾分熟練功，更勝一籌。長此下去，方寸天地必局限氣。一星期久候未見，他和史提夫終於再換上來了。可曾考慮過擴大印刻世界？一天一刻下去，總會嫌面積狹窄，揮灑自如但舒展不足，那時候，隨便手起刀落，飯桌也成文章了。史提夫聽罷，先自大笑，差點震耳欲聾。龍游淺水，還有什麼比這更糟的？

看了他刻的「池末公子」，眼前站著的竟是池末公子。迎面一池春水，魚游水中，池面輕波蕩漾。遠處身形隱現，逐漸朝池邊逼近。這人也留了一肩長髮，言談舉止彬彬。他是誰呢？正打算開口請益，來人卻搶先說話：老兄可是等一位檢書山黃田給你刻印的遠方朋友？我點點頭：賢弟是帶黃田石的故人子之吧？他沒說話，表情呆滯，隨即揚手一揮，白紙出現眼簾，上面寫下這般幾行：不要驚動池裏錦鱗，只怕風吹也嚇走了，所以站在池的末端恭候大駕。這是上佳的散文題材。江錦麟正是我潛意識裏的池末公子，刀下字畫歡欣，完全沒有匠氣。一日不刻，會坐立不安而又鬱悶，繪畫如是，書法亦如是。所謂氣質，多少講先天賦予，外加後天努力，終而樂此不疲，甚至直接介入，藝術的妙處就在這裏。

了。寫招牌大字也有寫得很好的，但匠氣十足，遠勝才氣藝術。江錦麟沉迷刀刻石印，很好。不迷妄實不行，曹雪芹十年辛苦，《紅樓夢》修補補畢竟完成了，陣痛狂喜不足為外人道。江錦麟說，寧願窮苦，不願行貨交差，真是其志可嘉。的確，池末地地，大海空闊。前人石刻成的碑，動輒高五六尺，也有高近十尺的，刀斧齊下，叮叮噹噹的，今天他駕小貨車停到門前，揚手隔窗招喚。帶來的傑作大如牆壁，字體龍飛鳳舞，潑墨狂草共冶一爐。你的新作「江麒麟」三年心血花掉，僅一塊完美。我們一同七手八腳豎起了「江麒麟」，才一半，石刻突然變形，雙目圓睜，跳到雲端狂嘯。我們都呆住了，但內心的愉快，是任何筆墨所難以形容的。

加華文學 江錦麟刻

No.2

加拿大華裔寫作人協會 主編 雙週刊

通訊處 CHINESE CANADIAN WRITERS' ASSOCIATION  
P.O. BOX 72, NEW WESTMINSTER, B.C. V3L 4X9

（續上期）

玉牡丹 崔維新著 胡意梅譯

祖母大限前剛好六個月，我們才真正開始製造她最後的風鈴。蒸熱三條幼竹枝，折彎成小圓圈，剪下三十條同樣長度的絲線，當然，要採用最結實的一種，然後，兩端編織子，點綴在七彩玻璃片上。她雙手能自動操縱，各有自己的一套奔放速率，收發自如，剪裁、截斷、編織、打結……有時她呼吸沉重，而嬌小的身軀又那麼日形消瘦，和我相對比，實在顯得憔悴。死神，我想，已正在咫尺了，我必更努力地和她一起工作。祖母和我在這數月來，每隔一晚便一起製風鈴，每次只能做六塊。她雙手顫抖，情況愈來愈厲害，但我倆手不離，扔掉幾百塊碎片以後，祖母終於告訴我已找獲所需要的三十塊碎片了。但這因為是編製神聖的風鈴，我不獲准協助她綁紮和懸掛。這風鈴，一旦綁紮妥當，「她」抱著失望的我說：「甚至連我自己也不能掛上的。這個鈴，不能作任何聲響的，直至我離開塵世為止。」

「你又怎麼會懂得？」

「你爸爸會懂得，中間那條絲線，舉高懸吊在我睡房的窗戶地方，讓我的亡魂看到，聽鈴聲回來。我一定要正當當向這世界辭別，否則便要永遠在這番鬼門關遊蕩，沒有歸宿了。」

「你可以乘搭電單車回來的！」我衝口而出，突然想起她的要離我而去。我似乎聽到清脆的鈴聲，也看見牆上的閃光色彩。我接著祖母哭泣起來了，知道祖母即將離開人間了。我仍記得她的手觸摸我的頭顱時的情景，也記起我俯伏在她那厚實的絨外套上時所嗅到的香味。我當時刻與你在一起的，小石龍，但是採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……你慢慢明白的。」她說。

日子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了，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。九月下旬一個晚上，我從華僑學校回家，祖母正預備晚餐。當她從廚房的窗口往外探望，看見一頭黑貓——頭瘦長的白貓，跳進我們的垃圾桶裏，將桶弄翻。祖母連忙跑出去趕逐那白貓，一面破口大罵。她不曾穿上她的厚外套，後來返回屋裏，似乎受了涼。她挨門問說道：「那並不是一頭黑貓呀！聲音帶點奇異的語氣，父親驚恐地轉頭望她。我不能再收回我的咒語的，太遲了！」她提起父親的手臂：「是全白色的，那對粉紅的眼睛，就像聖火一樣。」

父親問我，感到驚惶不能自己，而且面色轉白，哥哥姊姊正清理餐桌，大家都停下來了。

「震驚擾亂了你的視線啦！」繼母說：「那只是一頭黑貓吧！」繼母說：「那只是一頭黑貓吧！」繼母說：「那只是一頭黑貓吧！」

但祖母搖頭並不同意，她知道這是連綿道山的預兆。「我不會長生不死，」她說。「我正有所準備。」

翌晨，她患上大傷風，不能下床。坐在她旁邊，我一面玩著我的玩具，一面看著她的臉。

江潮翻人，面靨青白如漢玉，眼睛是兼帶粉紅色彩的。我以為祖母又開始告訴我一個以往發生過的故事了，撲朔迷離的事情，或者一些神妙的光彩，沉醉在回憶裏。她捉住我的手，溫柔地用她的指，一開一合捏著：「石龍，」她長嘆一聲：「他已回來找我了。」

然後祖母跌回枕上，枕面的繡具，一面問她有關那頭貓的怪事：「為什麼爸爸對那頭有粉紅眼睛的貓那麼懼怕呢？他並沒有看見牠，只有妳才看到！」

「但牠和你媽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的。」

「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是我的朋友，那要魔術雜技的江湖藝人，面靨青白如漢玉，眼睛是兼帶粉紅色彩的。我以為祖母又開始告訴我一個以往發生過的故事了，撲朔迷離的事情，或者一些神妙的光彩，沉醉在回憶裏。她捉住我的手，溫柔地用她的指，一開一合捏著：「石龍，」她長嘆一聲：「他已回來找我了。」

悼，當於日內寄兄指教。

待大作極佳，當再細談。祝好。

弟永玉拜上  
十二月十二日

蕭乾信

敏之兄：

大札拜悉。知兄在加暫時安頓下來，甚慰。彥夫來京，並未見到，故弟一直關心兄去向。十餘年來，兄為港文化事業費盡心血。弟希望兄在加靜養一個時期，即回港主持出版及作聯事務。

弟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，完全是榮譽性的。今年四月將赴美國 Oklahoma 州為「世界文學獎」任評委。希望兄兄滯留加拿大期間，多寫文章。勿候旅安

弟蕭乾  
90.1.2

白先勇信

敏之先生：

謝謝您的賀卡。知道您已抵溫哥華。中國的巨變令人扼腕傷心。今友申請美國大學事不知有結果否？很抱歉我未能幫上大忙。即祝聖誕快樂

先勇

新作兩篇 韓牧

冬暮

天氣預告說下雨機會百分之百。我守著暖爐，守著天的烏雲。別人的聲音可以相信嗎？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：今天，百分之百沒有下雨。靜立暗空，忽然用反光向我誘惑對屋那三個鉛灰色的煙囪。該是那該出現的太陽，在顯最後的顏色。穿身穿鞋出門看清楚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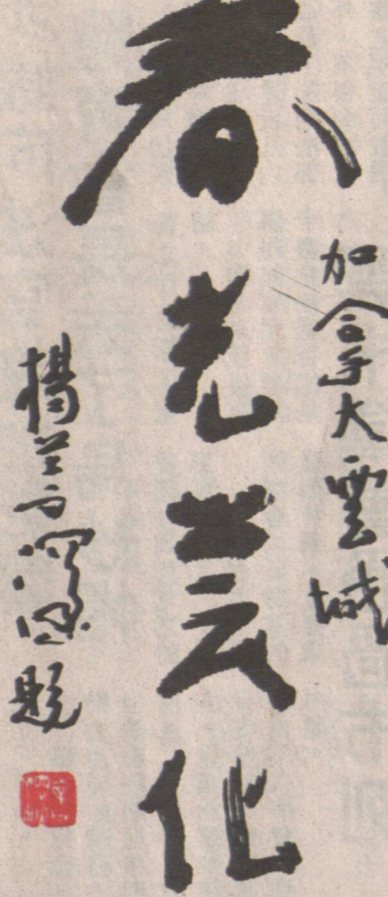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的山在一列無葉的白樺林背後，很靜。那是黑雲還是白雲？總之是混和了亮亮的厚積雲。似動非動從地面湧起。雲城的山，是用雲做的。向晚的天光走去。頭上是北半圓的朦朧月。迎面駛來一匹匹之後的黑獸。一雙雙大眼運來了晚霞。懷疑自己走進了夜還是白晝。

兵車行

一九八七年六月廿六夜，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聽歌聲樂曲《兵車行》。世界首演，由「香港歌聲樂團」演奏。此曲鐘聲光，獲美國第十三屆 PAS 國際歌聲樂作曲比賽冠軍，靈感來自杜甫《兵車行》詩。

戰血乾了，沒有聲響。臥安各異的白骨已不再煩冤。深深的眠窩互相凝視。向同胞和你死我活的敵人。陰雨是陰性的眼淚。冷月，陰性的眼。混雜的鼓聲動地。交響在共同的邊境。沉重的輕浮的，宏視和暗視。整齊如戰陣凌亂如人翻馬覆。富生的野獸的皮革最響。那些無血無肉的軀殼。

軍令，怎麼能蓋得住。冷月下雄鬼的器注。那一首長詩。



作家書簡

陳若曦信

親愛的朋友：

正值年終歲尾之刻，特別想念起舊朋老友來，謹在此致懷念之意。

舍下今年粗安，無甚驚人發展。老大段煉仍在 U.C.Davis 念法律，老二陳慶因自告奮勇從軍去，接受預備軍人七年訓練，大一推遲了半年去受訓，今秋仍在 U.C.Davis 補大一的課程。如今兒子全住校，兩老守門，頗感寂寥，很歡迎朋友來串門。世堯全心擁抱大地，業餘埋頭耕耨，前後院幾將翻過一遍了；朋友上門倒也不易錯過房號，因常能撞見可來居的老園丁。

老段的大事是三十年頭一回回台灣探親，住了兩週後即轉道香港去訪問慶遠四十載的老家福州，兼為祖母掃墓。可能太興奮了，人還沒到家先倒病。話說那流感穿校海峽兩岸，踏上美洲更勢如破竹，世堯沒燒夠還傳給老婆，鬧得全宅經月處於雞飛狗跳中。他倒因此免疫了至此沒再感冒過。

本人今年沒大病痛，且頗有「運」。三月應香港電台邀請之便，陪世堯兩走了一遭。由於去江西大學演講，還順便遊了廬山和景德鎮，印象一般。我沒什麼大喜事，勉強說來，則是七月初在舍下成立《海內外華文女作家聯誼會》，會員包括大陸和台港之外的

黃永玉信

敏之兄：

大札得收。兄我相識近四十年，於風雨會中成為知己，人生奇幻若是，各在天涯，暢叙不信無來日也。

知兄在加安宜，甚感身受。天涯都有好人，兄故非無家張儉，詩興大張，是大好情懷明證。

加拿大未去過，聽說人物山水都好，藉畫展一遊是個美事，是個好主意。弟一月九日有一畫展在香港大會堂低座舉行，若來加，亦當是一月後之計劃。

可染翁逝世，弟正寫長文追悼。